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银时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银时代>>

13位ISBN编号：9787561327463

10位ISBN编号：7561327463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小波

页数：2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白银时代>>

内容概要

《白银时代》是《时代三部曲》之二。

这是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
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
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
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
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
正常人”。
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
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本书是王小波作品系列之时代三部曲中的一本，是最新典藏插图本。
该系列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国当代文坛“
最美的收获”。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是王小波作品的精华。

“时代三部曲”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每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其实是有一个逻辑顺序的。
这个逻辑顺序就是：《黄金时代》中的小说写现实世界；《白银时代》中的小说写未来世界；《青铜时代》写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

作者简介

王小波，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后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无论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物的意味，其作品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被人们广泛阅读、关注、讨论并引发了了场持久不衰的〔王小波热〕，王小波荒诞不经的想象力和妙趣横生的叙述方式一定会赢得更多的会心的微笑。

书籍目录

白银时代
未来世界
2015

章节摘录

白银时代 【一】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我坐在第一排，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眼睛看着窗外。
那一天天色灰暗，空气里布满了水气。
窗外的山坡上，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在干裂的松塔之间，有两只松鼠在嬉戏、做爱。
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
教室里很黑，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
松鼠跳跳蹦蹦，忽然又凝神不动。
天好像是要下雨，但始终没有下来。
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
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老师说，世界是银子的。
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
这句话没头没尾，所以是一个谜。
我把左手从腮下拿下来，平摊在桌子上。
这只手非常大，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当然，它不是一根，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
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
在我身后，黑板像被水洗过，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
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
这位老师皮肤白皙，个子不高，留了一个娃娃头，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
那一天不热，但异常地闷，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
老师向我走来时，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
据说，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这种爬虫天黑以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到红外线，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它马上就能发现。
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
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
据她说，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我的感觉却是相反。
绸衫质地紧密，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所以，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
天气冷时，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
有人说，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这是个下流的猜想。
据我所知不是这样：虽然没穿别的东西，但内裤是穿了的。
老师说，她喜欢用光腿去蹬冰冷的皮衣。
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但从来就不穿袜子。
这样她就既省衣服、又省鞋，还省了袜子。
我就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既费衣服又费鞋，更费袜子——我的体重很大，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
学校里功课很多，都没什么意思。
热力学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缺过课。
下课以后，老师回到宿舍里，坐在床上，脱下脚上的靴子，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皙、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
上课时我坐在她面前，穿着压皱的衣服，眼睛睁得很大，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在庞大的脸上，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

我的故事开始时，天气还不冷。
这门课叫做“热力学二零一”，九月份开始。
但还有“热力学二零二”，二月份开始；“热力学二零三”，六月份开始。
不管叫二零几，都是同一个课。
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
　　我猛然想到：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又当如何……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
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大概也是这样子。
对它来说，一现代太吵、太干燥，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所以会蔫掉。
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像个篮球队用的训练馆，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但也没有什么用处。
它还是要蔫掉。
从后面看它，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
尾巴上肉很多，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会感到垂涎欲滴的。
从前面去看，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像条冬眠中的蛇，在脖子的顶端，小小的三角脑袋上，眼睛紧闭着——或者说，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
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
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它就要被勒死了。
　　我就是那条蛇颈龙，瘫倒在水泥地上，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
透过灰色的薄膜，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
忽然，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
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
随着雾气散去，我也从地下升起，摇摇晃晃，直达顶棚——这一瞬间的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
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
于是我低下头来，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目标是老师的脖子。
有位俄国诗人写过：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尔落在嘴边的紫罗兰。
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马雅可夫斯基。
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
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它也需要受点教育，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不管怎么说吧，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我有恐高症。
老师转过身来，睁大了惊恐的双眼，然后笑了起来。
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其实是不难看的——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而是人龙恋……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
其实，在上大学时，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就如蛇颈龙的脖子。
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绕到侧面一看，我的眼睛是睁着的。
既然我醒着，就不用把我叫醒了——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世界是银子的。
　　【二】　　现在是2020年。
早上，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雾气正浓。
清晨雾气稀薄，随着上午的临近，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
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又黑又亮。
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树皮往下淌着水。
在浓雾之中，树好像患了病。
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把手搭在腮下，就这样不动了。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这个模样，有人叫我扬子鳄，有人叫我守宫——总之都是些爬虫。

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我像冬天的爬虫，不像夏天的爬虫。
大夫说我有抑郁症。
他还说，假如我的病治不好，就活不到毕业。
他动员我住院，以便用电打我的脑袋，但我坚决不答应。
他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
乌龟吃了那些药，变得焦躁起来，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听到音乐就人立起来跳迪斯科，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这些药真是厉害。
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
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我是有抑郁症。
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它使我招人讨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
　　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
现在没有下雨，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
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穿着橡胶雨衣，雨衣又黑又亮，像鲸鱼的皮——这是保安人员。
我把车窗摇了下来，问道：你有什么问题？
他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了笑容，说道：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这话的意思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从车上下来，到办公室里去——假如我不走的话，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站下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
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相比之下，我们倒像是些土匪。
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背对着他时，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我猜他是闻到味了，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随他去好了。
走进办公室，我在桌后坐下，坐了没一会儿，对面又站了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
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
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
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伸直了脖子，正视着我的上司——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篇名为《师生恋》的小说。
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我也总是要写下去。
　　在黑色的皮衣下，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
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触目惊心。
那件衣服并不暖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
在夏季，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她好像懒得熨衣服，那衣服皱了起来，显得小了。
好在她还没懒得拽。
拽来拽去，衣服也就够大了。
这故事发生的时节，有时是严冬，有时是酷暑。
在严冬，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
有些整块地陈列着，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其实，我并不喜欢冷。
在酷暑时节，从敞开的门到窗口，流动着干热的风。
除了老师授课声。
还能听到几声脆响。
那是构成门框、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
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
从本性来说，我讨厌潮湿。
但我别无选择一因为这是我唯一能选择的东西。
在潮湿的秋季，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是一道谜语。

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
在班上，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
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
有时，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头头在室里时，就会来问上一句：喂！
怎么了你？
我把一只手拿下来，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屏幕上慢慢悠悠开始出现一些字。
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你干什么呢？
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屏幕上还是在出字，但丝毫也不见快些。
假如她再敢来问，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屏幕上还是在出字，好像见了鬼。
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
原本它就是老爷货，比我快不了好多，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
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每个都有核桃大小，显得很多——实际上不多。
头头再看到我时，就摇摇头，叹口气，不管我了。
所有的字都出完了，屏幕变得乌黑，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
它变成了一面镜子，映着我眉毛稀疏，有点虚胖的脸……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
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
这个屏幕不是平的，它是一个曲面，像面团里的发酵粉，使人虚胖。
她说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她紧追不舍，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
人不该发愣，除非他想招人眼目。
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

编辑推荐

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